

不雨亦潇潇

• 李月英 著



目 录

小说部分

填 房.....	1
不雨亦潇潇	20
边缘人	49
骆驼岛旧事	65
荞麦花开.....	102
黄蝴蝶.....	117
女人和车.....	126
友兰家的女工.....	132
押 炕.....	136
上 坟.....	141
房 场.....	144
老阔和小阔.....	148
鬼 眼.....	155
残 墙.....	162

小 翠.....	164
绿水池.....	169
春 恨.....	175

散文部分

采蘑菇.....	182
魂系何处.....	184
失去的颜色.....	186
站在桥上看风景.....	188
首 饰.....	191
山里的家.....	194
天下风景.....	196
乡下女人.....	199
只恐夜深花落去.....	201
儿子在乡下.....	203
第四种感情.....	205
乡下来客.....	207
过 年.....	209
小镇风情.....	211
早春三月三.....	213

小楼昨夜西风尽.....	216
小福子.....	218
儿子长大了.....	220
一束阳光.....	223
梦里梦外.....	225
失 落.....	228
歌 声.....	230
悲 秋.....	232
枫叶情结.....	235
泪洒仲夏.....	237

填房

雾蒙蒙的天气里推开窗子便有一股青杏的涩味飘进屋来。这年夏天院子里果树的叶子生长得特别茂密，蓊蓊郁郁的，便是鸟雀也难以钻进去啄虫子吃了。郁密的夜掺和着麻麻细雨，只剩了凄凉和单调了，然而这愁绪也并非只完全因了这雨。任家平想起十年前也是这样的雨天，她第一回出远门和城里的一些作家诗人去浑江参加笔会时的情形来，那是她一生中最辉煌灿烂的几天了。那年她才二十岁。从镇上的中学下来，妈便托了媒人，男方家在镇边上开豆腐坊。家平那天偷着用火筷子烫弯了刘海儿，又在面颊上敷了些胭脂。她妹妹家和冷眼看她说：“又不是选娘娘进宫去！”然后便摔了房门。于是她妈便笑着对媒人说：“干脆让俩丫头都去看看，看中了哪个便嫁哪个罢。”家平心猛一沉，抬头看着家和说：“又不是考状元，争什么功名呢。”她明知家和丰实圆润许多，虽说小她一岁，可看上去却像姐姐一般了。

从镇边上回来，家平便再没和妹妹说话。妹妹不久便嫁到镇边去了。家平偶尔借故去一次，妹妹倒也亲亲热热地招待她吃喝，只是从不留她住下。妹夫清高，家境宽裕，闲暇时只坐了看书，待家平不温不暖的分寸适度。有一回，大概是端午节的前一天，家平来给妹夫一家送咸鸭蛋，便认识了妹夫的表兄钟琪。那是一个雨天，家平进到堂屋来，妹妹一家正围在一张大圆桌前吃饭，其间便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客人，洁净温蔼的面孔，一副暗边眼镜随意地卡在鼻梁上面，妹夫说：“这是我表哥钟琪。”然

后又说：“这是家和的姐姐家平。”客人便站起身来微笑着说：“来一块吃罢。”家和去看婆婆，婆婆稍顿一下才说：“一块吃罢。”家平捋去头发上的雨水，挨着钟琪怯懦地坐下，接过妹妹递上来的饭碗，便说：“家和，妈特意给你煮了十个臭蛋，你在家时不是专爱吃臭蛋么？”家和忙瞪她一眼，脸红了说：“快吃吧。”家平还想说什么，家和忙掩了过去，只说：“大家趁热吃罢。”接着捡上几个光光的青皮咸蛋来，说：“不是什么稀罕物，表哥，你不外道就也尝尝。”

钟琪单说他爱吃臭蛋。家平心里暗暗笑他，城里的文化人也居然稀罕乡下的臭蛋！但后来她才发现，钟琪并非真的喜欢吃它，而是打开了，一看清黄混成了浅灰色，当着蛋主人的面，真是丢也不是弃也不是，单是一味地闷头将它吃了。家平这时有点过意不去了，后悔刚才没示意家和那划上“×”的是臭蛋。

饭后，妹夫和钟琪坐下饮淡茶、聊天。家平在一边分着划“×”和划“O”的咸蛋。盖在蛋筐上的两页旧稿纸掀在一旁，那上面是家平春天时写的一段风景。窗上的风一起，便将它吹散到钟琪脚边，他便顺手捡起来看着，妹夫说：“大姐上中学时作文写得挺好，常在班上做范文。”钟琪回头看她，有些惊讶地说：“你这篇小稿写得挺有味道呢！你常写吗？”家平很紧张地点了一下头说：“只是没事胡乱地写写，不成文章的。”钟琪说：“你的语言很有特色，看过什么名著吗？”家平说：“看过《林海雪原》和《农民报》。”她妹夫在一旁咳嗽一声纠正说：“《农民报》是报纸。”家平很尴尬地涨红了脸说：“我知道是报纸。”

“你回去以后，把你自己认为满意的稿子抄清楚邮给我，我是诗歌编辑，但对小说和散文也很感兴趣儿。”钟琪给家平留下一张名片，上面标有他所在单位的地址及电话号码，家平小心翼翼地揣好它。傍晚时，她就到家了，她分不清散文小说是怎么一回事，单是抄了几篇邮走了——

一个月后，一篇题为《盼》的散文在市里一家报纸上发表了，并配有一段编后语，编者很是赏识她的灵气和文笔。从此，便常有信件从城里寄来，偶尔也收到厚厚一摞期刊杂志，得到十元五元的稿酬，她便偷偷去了三次城里的编辑部找钟琪看稿子。那时她每回去城里，都是天不亮便起程赶火车。妈问她，她只说去镇上的同学那有点事。

那回笔会，钟琪约她一定参加。她汇聚在一群男男女女中间，才知道这山外的世界好纷繁好新鲜。作家里有男有女文文雅雅地在一块研究创作，吃饭跳舞，说些她半懂不懂的文明词。跳舞大多是在晚饭后开始，男的捏住女的手指头，揽着腰肢悠悠远远地在乐曲里摇着。她在角落里愣愣地看着发傻，不知以后自己是否也该学一学跳舞这件事了。正想着，钟琪便走来教她跳舞，她手脚在瞬间突然有些麻木无措起来。她对自己居然也由男人拥着跳舞产生一种罪恶感，她觉得这样做是对母亲和家乡的背叛。钟琪送一块口香糖给她，她不知道这让舌尖微麻的白色小片片是该慢慢嚼着且溢满口香，而她却是将它含在嘴里化着，和吃一般的水果糖一样了。稍不小心，便随着唾液滑到胃里去了，她生怕旁人看出她生吞了一块整糖，便不敢抬头。钟琪说：“你用不着总看着鞋，自然点，踩上也不要紧，万事开头难，跳上几回就熟路了。”

家平浑身冒出汗来，钟琪却鼓励她说：“你这会进步不小了。”一连几天晚上都这样跳着，家平的舞姿竟然优美起来。她不再对此有任何罪恶念头了，倒觉着这是一种享受。她只跟钟琪一个人跳，大家逗她时，钟琪便护短说：“我们有点偏亲儿，离得当然要比你们近啰！”她只笑，什么也不说。偶尔两人沿着江边散步，她那圆乎乎的娃娃脸便红彤彤的鲜润。江风温温地吹拂开来，耳边响起钟琪低婉轻柔的吟诵，她便在内心深处产生一

种共鸣，一种纷杂紊乱的情绪，于是，一股燥热便冲上面颊……

“家平，你的脸色怎么这样红呢？”钟琪问她，她慌忙拿手搓搓脸说：“兴许是喝多了啤酒罢，挺难看吗？”

“挺漂亮的，女孩子的颜色就该像晚霞那样才动人呢！”这时天边真有一片晚霞在那映着，撒在江面上碎花瓣儿似的一片连着一片。钟琪盯着江面看了许久，叹了口气。家平知道他和妻子离婚了，妻子就是在这江边上长大的，这里曾留下过他们当年恋爱时的情影。钟琪说，他们结婚极简单，离婚也没太费事。他不留恋什么，单是舍不下女儿小琪。家平默默地听着，眼圈便有些发红了，她说不清钟琪的这些话对她是怎样的冲击，只是有些难受了。她说：“真说不上像你们这样的文化人也会有这么多不顺心的事情，我单是想着自己终日没个正经的营生干，将来也是渺茫的。”说着她便有一串眼泪跟着掉下来了，钟琪有些激动地握住家平的手说：“我能帮你什么忙呢，家平？”家平摇摇头叹息了一声抽回手来。钟琪说：“如果将来有个大你十多岁，且有过婚史的男人喜欢上你了，你怎么办呢？肯嫁吗？”家平蓦然抬起头来，惊悸地看着钟琪，说：“那可要看他是谁了。”说完她便沿着江岸跑掉了……

然而，第二天吃早饭时，大家围在一起，钟琪面色有一点失常，他挨着家平坐时，便对大家说：“你们看看，家平像不像我女儿小琪？”有人说像极了，也有的说眼睛像一点。后来，他郑重地说：“将来兴许收家平当干女儿呢！”大家都笑，唯独家平没笑。那天，她喝了很多白酒。当大伙来叫她一道去游江时，才发现她已经喝醉了，含含糊糊地说着：“那……要看他是谁了……”

家平是在笔会将要结束的头一天晚上回到镇上的。妹夫一家比先前待她客气许多，妹夫叫她姐姐的语调也庄重起来了。妹妹沏壶热茶让大家慢慢地坐着喝，其间自然是要提到钟琪了。家平说：“——就连这一个月的食宿费也是他代我付的呢，他真

是认亲。”大家很惊讶，她妹妹说：“姐，照这样看，你日后不断地写下去，兴许表哥真能在他那帮你找个事由做呢，好歹咱还攀他个亲戚么！”

“谁还敢想那么远呢？”家平淡然一笑说，“真不知将来该怎么打发自己了，从前，咱是井下的蛤蟆，头顶那片小天，这回出去真是长见识了。”

“姐，你今晚住下罢，也好说说外面的新鲜给我听听。”妹妹说。

镇上的人从此知道家平不再是一般的女孩了。偶尔有人在背后指着她对人说：“她就是任家平，参加过城里的笔会呢。”家平从不解释那“笔会”是怎么一回事，人们便愈加觉得神秘了。但到第二年的冬天，镇上的积雪很沉重地压将下来，人们的话题自然转向来年春天的播种上了。这一年，家和生了一个女孩，她母亲自然要在孩子出生的第三天去祝福的。家平也随着去了，因为是闺中的大姐，自然也不好拿什么礼品来下奶，家和的婆婆因媳妇生下的是女孩，面色很阴，见了家平和她妈也没心思多说话，单是让了座位沏上茶说：“大家都坐下歇歇脚罢。”后来屋里陆续地又来了几个亲戚，气氛便活泛起来，大家都说家平该找户人家了。家平默不作声，她妈也说：“家平是心性野了，自打那回走了一个月的笔会，整个人就变样了。”

家平说：“妈这话说过头了，其实，在庄上和镇上也难遇上个称心对意的，庄稼院的活我又做不来，人也身单力薄的，脑子里只想着看书写字了，真懒得去想嫁人的事呢！”

“乡下人就说乡下人的话罢。”家和的婆婆说：“别去想那些不着边儿的事了，城里的文化人好是好，可上真章娶个乡下姑娘回去，那不是讲古么？”

妹夫一家人自然想到钟琪对家平的影响来。这一年多，家平频繁地进城去送稿子，借故去看钟琪。回来的头几天便是异常地兴奋和激动，但过些日子便惆怅失落得很，慌慌张张地做

事，常一个人对着一处发愣。母亲问她，她便说：“我在构思一篇文章的结尾呢。”她母亲于是便哭丧着脸说：“你真是中了邪了！”

然而——

大抵是在有一年冬末，庄上的姑娘都出嫁了，家平便宽慰着母亲说：“有一个亲戚已在镇边上给我说媒了，我这两天想去看。”她说着便换好了衣服走出去——但这回她却是进城去了。

钟琪那天正好出差刚回来，从杭州买回一些绣花纱巾送给同事的妻子和女儿，当然也送家平一条很漂亮的。他现在微胖了一点，显得白皙年轻许多，幽幽的眼光里，透出一股温柔的气息来。他沏杯热茶给家平，且放了一些冰糖在杯里说：“女孩多吃甜食爱胖，家平，你这阵子可是憔悴多了，最近又写东西了？你的名字这几年大小报刊也是没少见呢！”

家平说：“也没大起色，单是写写发发而已，倒让钟老师费了不少辛苦。”

“大家都是朋友，还有什么好客气呢？”钟琪这一回说话比从前客气得多了，他说：“扶植文学新人是我份内的事情，你别想得太复杂。”

在一家餐馆里，钟琪请她吃饭——过去她每次来，都是在这家“仙客来”吃钟琪要的红焖鸡和淡水汤，偶尔也喝一点啤酒或白果酒之类的饮品。那时，钟琪总是静静地看着家平吃饭，眼底里流出几许真挚的怜爱来，他说：“家平，我就这么喜欢看你吃东西，你真像我女儿小琪，只是——有时候我真弄不清楚你在我心目中充当着哪一类角色，你的纯朴犹如大自然中的一束小百合，让人见了不能产生丝毫的邪恶……”家平这一刻便满面绯红，身体似乎也在激动中微微颤栗了，她不说话只温存地垂下头去……

然而这一回的气氛和从前却是大不一样了。钟琪只要了两碗炸酱面。各自埋头吃了一会儿，家平突然感到内心很烦躁，她

要了两杯白酒和一盘瘦肉丝。钟琪有点奇怪地看着她说：“家平，我下午有点急事要办，中午简单地吃点儿，你晚上别回去了，到我家去吃涮羊肉好不好？”钟琪见家平没言语接着又说：“我第二次结婚已经半年了，她是搞音乐的，喜欢交朋友，她知道你。”家平先是很惊诧，接着是很不安，后来竟然将酒杯碰翻了，“对不起，我喝多了，真的喝多了。”她有些失措地说着。其实，她只刚刚喝了一口酒。

“晚上到我家串个门罢。”钟琪又说。

“不不，我得早些回去，有个亲戚还等着我……去相亲呢。”她慌忙地说。这时，钟琪脸上的表情骤然地改变了一下，他说：“家平，说实话，找户好人家嫁出去，生活也好有个根基，在乡下有个小院，养点花草，喂几只小鸡小猪，空气也新鲜，闲暇时写点东西，悠闲自得，脚下有一块净土，随你怎么去走。”他凄然地笑一下又说：“人这东西真不是东西！我一生最不爱谈论的就是婚姻爱情，可我的诗中却是充溢着无边的爱情色彩，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么。”

“钟老师，你不了解我。”家平稳定了情绪之后淡漠地说：“我会安排好我自己的生活的。”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近十年的日月是在云里和雾里过的，她弄不清这些年来她是否真爱过什么人，甚至想，当一个人真爱起来的时候，才能知道所有理智的冷静分析品味，真不如那么一个冲动的念头更坚实有力……可是，在爱情冲动的后面，生活还是生活，她逃不出她自己的束缚。她在桌边站了一会，便又冲店主喊：“再打一两白酒来！”钟琪忙阻止她说：“家平，你不该要白酒喝！”家平说：“喝白酒，痛快！”她很快将酒喝干净，临走时，她突然很平静地说：“钟老师，我要是有一天想死，就选择自杀，像海明威那样饮弹最好了。”

“这可是我的想法呀！”钟琪惨然地一笑，说：“等你成了家，将来我们再办笔会兴许到你那去呢。”

“那我定会尽心招待你。”家平说。

但到后来——

人们单知道有个叫任家平的老姑娘三十多岁未嫁的事。有人常在街上看见她腋下挟着一个厚本子，戴副深度近视镜，清白孤傲的一张面孔从人群里闪过。偶尔遇上熟人来问她，她便推推眼镜说：“出去搜集点素材。你不知道，我最近可是有一首诗在《长城》上发了。”

“长城？万里长城么？哎哎，那可是用石头砌成的墙吧。”熟人说着这莫名其妙的话，她只有暗暗叹息，“真是孤陋寡闻！”

阴历腊月将近，她妈便托人在镇上为她相了一户人家，姓孙，比家平大五岁，有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叫小焕。家平过去在镇里组织文学爱好者活动时，见过他，瘦削的面孔微微有些阴郁，不爱说话，但他烫得一手好花，牌匾也写得独一无二。他叫孙士昌，女人在半年前去世了。他对媒人说：“她挑捡了这么多年，好歹也是见过世面的大姑娘，怎么会给我填房呢？”

媒人说：“此一时彼一时嘛！”

家平去相亲那天天气不好，她脸色青白得很，静默地坐在一旁很安详地听媒人介绍，她似乎没有一点激动和羞涩，甚至说话也很平常了。家平先说：“我不太懂得怎么操持家务。”

“学嘛！谁也不是生来就会过日子的，女人结了婚，都会过。”孙士昌笑着说。

“但我和庄上的女人不一样。”

“谁和谁都不一样，可日子总要去。”

家平觉得孙士昌在某种程度上和单纯的庄稼汉比起来，也毕竟有所不同，他时常阴郁的表情有点像钟琪喝多了酒时的味道，言词也还温暖着人心。家平说不上出于怎样的想法，不久，便和妈说：“我打算嫁过去算了，迟早也是这么一回事。”妈说：“我也是这样想的，士昌有门手艺，人也实成，听说先前待头一房

媳妇也挺好的，两人连架都不曾打过一回呢！”家平的脸刷地变了颜色，她说：“何必老提他从前的事呢，什么头房二房，我是去做他妻子又不是小妾，干么压自己一等呢？”其实家平总有一种受辱的感觉，只是嘴硬罢了。将近新年，镇上庄上不断有喜鞭喜炮爆响开来，家平的婚期也便定在正月初七这一天。她铺派孙家接亲要用汽车。她和妹妹及庄上别的女子不同，她不坐马车，她不同于庄上任何一个姑娘的原因不言而喻，而出嫁的意义又近乎相同，这使她悲凉而遗憾，一连几天，她将自己锁在闺中愁肠百转……

孙家雇了一台大客，车头上醒目地绑着一个红绸布扎成的“喜”字，家平便抱着一只红盆面无表情地走出院子上了车，然后头也没回一下地出了庄子。她思想里的一切都是乱糟糟的。孙家的喜事办得不如头一回那么红火。家什门面也都是原样，她婆婆说：“这些年攒下些钱都花在媳妇的病上了，好在家平知书达理，不计较这些。”家平皱着眉头听完这些话，虽说是婆婆夸赞她，却也勾起她满腹的委屈来。婆婆有一点察觉便收住了话，忙叫来一个亲戚在新人的炕上铺上两床新褥子，说是往后过日子厚实。然而家平看见新褥子下面铺的是旧席子，便压着火说：“没那么多的讲究，小心旧席子脏了我的新被褥。”孙家一下陷在尴尬里，客人也说：“这可极不相称了。”婆婆当下便差了人买回一床新席子换上了。

客人散席后，孙士昌显得格外疲惫，但气色却很好，他挨着家平坐下，便握住她一只手，两人都觉得对方的手冰凉。

“从今往后咱们就天天在一块过日子了。”孙士昌有些激动地说，“你书念得多，又写过文章，以后勤带济着点小焕，这孩子也怪可怜的，别的也就没什么了，只是这样娶你着实让你受了委屈了。”

家平站起来，她没有言语。她的委屈是从头到脚的。孙家对

过去那桩初次婚姻的烙印是无法熨平的，无意中提到便是对家平致命的伤害，而家平对钟琪初次萌动的爱情又时时吞噬着她自己的灵魂。在所有的女伴中，她是见过世面露过头角的女人，且有思想和才能，如果不是因为孙士昌能烫一手好花，在她看来尚有点艺术细胞，她是不会活生生地将自己推到二房婚的位置上去的。

“士昌，你烫的花里有诗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看你说得玄乎了，我哪还烫出什么诗来？单是为着挣俩钱儿，再说，祖上传下来的手艺不能在我这辈上丢了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她吁了一口气，感到自己原来一颗温热的心掉进冰水里去了。

“咱睡觉罢。”孙士昌说。

“该洗个澡去。”家平说。

“天这么冷，洗不洗碍什么事呢。”

外面的月亮离天好远，碎花窗帘细密地传递着温柔。她挨着他躺下时，心里便不断地想到她将无可奈何地承受着这既成事实的一切后果了……

日子很快地过去了，孙士昌终日在店里烫花写匾额。家平心里很枯燥，偶尔去镇西边的妹妹家看看。有一天，妹妹说：“听老太太说，表哥要来了，这两天正忙得要死。”

“他来干什么呢？”家平心一惊，问。

“快清明了，他来给他爸——我婆婆的二哥扫扫墓，说是快有五年没上坟了。”

“后天不就到了清明了？”

“谁说不是呢，我得去挑豆子了。”妹妹匆匆忙忙地出去了。家平在那愣怔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回家做饭。

下了一天的雨——年年清明都是如此。从墓地上回来，钟琪有一点沉闷，家和沏茶过来，他便问道：“你姐好吗？”

“还好，姐夫会过日子，人也厚道，姐这阵子也胖了。”家和笑着往杯里倒茶水。钟琪脸颊渐渐燥热起来，他说：“算起来，我也有两年多不曾见到她了。”

“待会吃罢了饭，咱们过去看一看就是了。她离这不很远，有十分钟就到了。”

“也好罢——只是，要是她这会能来就好了，一块吃顿饭。”钟琪稍有些难为情地说，端起茶来喝着。大家正说着话呢，门就开了，家平依了门框站着，冲屋里笑道：“真是无巧不成书，说曹操曹操就到跟前了！”

“哎呀，是家平来了！”钟琪叫道，便伸手和家平握在一起，家平这时脸很红润，隐约能让人看出她临出门时施了点淡妆，衣服也是新换的，头发稍稍喷了一点定型胶水，很亮的。

“大伙都愣着干什么，快坐下来喝茶罢。”家平兴奋地说。这时饭菜摆上桌了，于是大家围着桌子吃饭。家平觉得钟琪很留心在一旁观察她的表情，她便有些心神不安，拿筷子的手微微发抖，眼睛不时地向窗外看去——其实，天已完全黑下来了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是偶尔有雨点淋到玻璃上来。钟琪挟一块红烧肉放到她的碟子里，说：“家平，你一点也没改样，单是胖了一点，倒是比过去漂亮了。”

“你也一样。”家平笑一下说。

正说着，突然闯进个人来，大声嚷道：“家平！家平呢？”大家都惊慌地停住吃——孙士昌一双泥泞的大脚黑白分明地张开着，堂屋洁净的地板上，他粗脖红脸地瞪眼叫着——

“家平！快回去，母猪要下崽子啦！”他气喘得很厉害，“怕是难产啦！我得去找兽医老庞来，你赶紧回去！”

“那我这就走。”家平很难堪地站起来，吃了苍蝇般感到胃在翻动，她料想不到孙士昌会这样不分场合地大喊大叫，一点不顾及人家正在饭桌上待客人，况且这客人又是钟琪。她忍受不了

这种场面转身就要出去，钟琪却叫住她：“家平，你等一下！”

“等什么？”孙士昌没好声地叫着。“一窝猪崽子可是千八百块呀！”他知道眼前这个温文尔雅的客人就是钟琪，他见过家平和他人等的合影。钟琪递一支烟给他，然后和缓地说：“母猪难产这类事，我在下乡时干过三年兽医，见过许多，并且有些实践经验，待会儿我去看看。”

“那好。”孙士昌猛吸几口烟，将信将疑地看着钟琪：“那多麻烦了。”然后冲家平说：“这母猪可是头一窝崽子，要是有个闪失，家平你可推不了，怎么还死不挪窝儿？快回去，我去找兽医去——”他破门扎进黑暗里去了。

等到孙士昌跑了五里路回来，一窝肉乎乎的猪崽儿已安静地卧在细草里吃上母乳了。钟琪疲惫地依着猪圈栏杆抽烟，衣袖上溅了一些污秽东西，脸色也显得苍白。见孙士昌进了院门，他便轻声说：“猪崽已产下了，九个。”

“这可多亏你了，钟老师，快屋里歇歇去罢。”孙士昌惊喜地拉住钟琪的手，冲着屋里叫着：“家平！你烧壶水让钟老师洗一洗。”然后便钻进猪圈里，过一会儿出来说：“你先进屋吧，让家平烧点茶喝。窝里的草薄，我再去西场院划拉点干草回来。”

“好罢。”钟琪进屋去了。家平站在门边像是什么也没听到似的发愣，屋里微黄的灯光透过玻璃窗子洒在院子里。孙士昌去叫小焕一道抱干草，小焕撅着嘴出去了，孙士昌回头很客气地冲钟琪笑笑说：“你先坐着，我马上就回来。”家平这时回屋去烧水，悄没声息。

“太晚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”钟琪看看表说。

“你就在我这睡吧，好歹咱也算个亲戚，到家了还外道？”孙士昌很诚心地挽留他。

屋中的另一间小厅里，家平在烧着火炉，她的脸映在一片红红的火光里，她慢慢地添着柴禾，脸如凝脂一样地凝着，其间的

泪痕显眼地挂在脸上。当钟琪进来的时候，她忙拭去泪水，掩过头去，只说：“钟老师，你坐罢，水一会儿就端来。”

“不着急，让它慢慢热吧。”钟琪摘下眼镜擦着，他无法想象十年前的家平文文弱弱地拿着稿子恭虔地站在他面前，满脸洋溢着热情，那时的家平和眼前这位忧心忡忡的农家女人比起来，会是多大的反差！他有些无能为力地望着她，却说不出什么合适的话来，当家平默默地端水过来时，钟琪看见她已是在笑了：“洗一洗吧，头一回来我家，却遇上了这么个麻烦事，真不好意思。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士昌是个粗性人，你别笑话他，其实，他待人很实在，对我也挺不错的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钟琪洗着手，过一会儿问：“那小焕和你关系怎么样，近乎么？”家平轻轻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她一直不和我说话。”

“相处时间长了就自然会好起来了。”

“钟老师，你女儿小琪现在该是大姑娘了吧？”家平突然轻声问道。

“唔，她十七岁了，上高三。去年夏天在北河公园见过一次。”钟琪稍稍停顿了片刻接着又说：“她长得很像十年前的你，但性格完全跟她母亲一样，暴躁任性，感情冷漠，她不管我叫爸爸，叫钟老师。”

提到过去的岁月，家平禁不住眼圈发红，面颊发烧，她悲凉地陷入到回想中，直到钟琪递手绢给她，她才知道原来自己在流泪。

“看我，总是这么多愁善感的。”她苦笑说，“那时候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，尽想些不着边沿的事情。”

“家平！”钟琪突然有些激动起来，他说，“我那时也太浪漫，不成熟，空有满腔的热情，但我想帮助你却是真心诚意！”